



张文宝
●
著

连云小镇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一篇散文，一片关爱，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，一串足迹，一次心灵的旅行
一篇散文，一个故事，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，一种演绎，一方人生的舞台

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张文宝
●
著

连云小镇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连云小镇/张文宝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-7-5511-2538-3

I. ①连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中
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51613号

书 名: 连云小镇
著 者: 张文宝

责任编辑: 刘燕军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13.25

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538-3

定 价: 2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◆◆◆目录◆◆◆

【上篇 海之灯】

- 002 一万年前的太平洋
005 大海生的小镇
008 父亲与小镇成了拆不开的影子
012 女人芬芳
015 送上来的一只鲸
018 海的想象力
020 活着的绝唱
022 女孩子们头上落满雪花
025 螃蟹上吃出来的海
032 淤滩上涨潮了
037 海鸥与鲨鱼
043 四月四，钓蟹子
049 灯 鱼
054 像草绳子一样的蛇
060 果园里的月光

001

●
●
●
●
●
目
录

- 064 海蛎上的花瓣
067 太阳从大海上升起
069 生命的瞬间与永恒

【下篇 海之吻】

- 084 石板桥
086 灾星与狐仙
117 吃 水
120 青 苔
122 对 弈
125 开水茶
127 开 门
131 香 火
139 大 桅
142 鬼叫的声音
145 犀牛角
151 打山洞的叔父
153 孙老头与他的狗
162 黑色的小河
175 在漆黑的大山里
184 青青的山，清清的海
196 离不开的海

203 跋：乡愁的鲜花



一万年前的太平洋

童年过去了，才感到那海一直在喊我，温情地看着我，并感到人的一生中童年的真实，才感到真实地活着是多么珍贵。

胶辽古陆南端的连云港云台山是江苏最大的一条山系，自西南向东北形成排列有序的群山海岛，每条山脉之间都隔着一条海峡，从远海处看仿佛是条大船静泊于海上，最高的山峰像大船上的桅杆。云台山的大桅在南云台山上，玉女峰海拔 624.4 米，是全省最高山峰，站在上面，两眼能眺过大小山峰，看见雪浪点点迤邐多姿的海岸线。

我的童年故事发生在海边。这海边在北云台山下。这山体平均坡度 30 度以上。自然界也不公平，按理说，北坡背阴日照少、海风凛冽残酷，应该土薄草衰，一片凄清，可它偏偏土壤肥厚，草木茂盛。北坡陡峭，从连云港东侧的红石嘴延伸至平山，群峰兀立，拔地而起，宛若一道长达十几公里的海岸围屏，巍峨壮烈，葱茏生翠。南坡面朝太阳，雨露润泽，却一点儿不争气，土瘦草败，低声下气，不成气候。

北云台山原来是海中岛屿，四面环海，北与东西连岛相邻，过去那叫鹰游山，东傍一望无际的大海。西与陆地连接。江苏仅有的 40 公里基岩海岸全分布在这里，这儿就占有黄金的一席之地。

北云台山是连云港港口的依托，没有北云台山便没有连云港

口。北云台山的大桅在港口正南，最高的山头称呼是大桅尖，向西依次两座高耸的山峰呼为二桅尖和三桅尖。三座山峰临海拔地而起，气势磅礴，雄风烈烈，像一只跋涉挺进的骆驼，又像云台山这只大船上三根顶天立地的大桅杆。大桅尖最高，海拔 605.4 米，是云台山第二高峰；二桅尖海拔 503.7 米；三桅尖海拔 435.4 米。三座山峰像三个亲兄弟，相距不远，相依相偎，朝夕相伴。山能有名字，就有文化，就会有一个故事。大桅尖说是大海边上的张家父子托举起来的。这一天，张家父子又出海捕鱼，准备多挣些钱，给儿子说亲事下聘礼。到了海里，他俩网网有鱼，还是大鱼。父子俩满心欢喜，天黑了还不肯收网。海上天气说变就变。天刚黑，海上就刮起了大风，大浪把张家父子的船冲向岸边，连舵都把不住。离岸二三十里的时候，陡然“咔嚓”一声响，船底撞上了暗礁，破了个洞，呼呼进水，船往下沉。张家父子抱住一块破船板，准备逃身。父亲突然说道：“我们一走了事，可日后别人来捕鱼，不是还会遭殃吗？”于是他俩没有走。父亲潜入水底看了看，又钻出水面，说：“我们船的大桅尖离水面不到一人高。我们钻到船底，把它顶起来，大桅尖露出水面，过往的渔船见了，就不会过来了。”儿子答应了父亲。父子俩潜入水底，把船托了起来。从此，大桅尖高高露出水面，救了无数过往船只。

三桅尖下北坡是连云镇，这是一个小镇。全镇都在山的北坡上，靠海吃海，靠港吃港。1933 年连云港筑港前，这里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山间小渔村，山高林深，鱼多虾多，渔民除了打鱼养活自己，还烧烤木炭，所以有人喊这里“老窑”。还有人说，这里曾是关押犯人的地方，叫“牢窑”。

没有小镇海峡对面的东西连岛，不会有小镇的，更不会有港口的存在。东西连岛是一道固若金汤的挡风阻浪的天然屏障。

我经常站在家门口，瞪大眼睛，眺望东西连岛，想知道上面有

些什么，人是什么样子，那好奇的心情活像要知道神秘的宝岛台湾一样。为了能够看清楚东西连岛，我听信人话，说厚实的玻璃瓶底像望远镜，能够望得很远，就拣了一块放在眼前朝岛上望，可什么也没有望到。

东西连岛高 300 米以上，是泰山余脉在海州湾中的延伸部分，系震旦纪片麻岩类构成的剥蚀山地。南坡岩石裸露，稀土疏草，只长有很少的赤松、黑松，矮小的杂木、扫帚竹。北坡的景象焕然一新，像是在热带雨林里一样，林林总总、数不清的各种草木藤蔓竞相生长，虬枝阔叶，缤纷万状，露出蓬勃的生命力。

东西两岛若断若连，潮涨两岛断开，潮落两岛相连。岛四周悬崖峭壁，崖前水深 3 ~ 5 米；海岸线布满大大小小的海蚀洞。

谁能想到，这片大海和山脉保守着一个秘密，一万年以前，这里不是大海，是坦荡的大平原，直抵达日本列岛。那是地球十万年前进入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冰期，这段寒冷的岁月持续到一万年后才结束。随着末次盛冰期的来临，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及北美大陆成了冰川的中心，海洋面积收缩，海平面下降，今日的渤海、黄海和东海全部消失，成为陆地，连云港、上海和香港变成内陆。

大海生的小镇

冰川的隐退有了大海。

我在北云台山上亲见过冰川消融过程中造就的一个个冰臼。冰川学者韩同林发现崂山曾经披冰挂雪，冰川纵横。连云港紧贴崂山，云台山难道不会冰魂雪魄，一片粉妆玉琢的晶莹世界？

这片大海在这儿波涛汹涌、浪花飞溅几万年后生了小镇。小镇现在仅仅才几十岁。

我是大海生的，又是小镇生的。

小镇敬畏大海。大海令小镇冬季寒冷干燥，夏季温暖湿润。

我对大海好奇时，又是喜欢又是害怕。

大海是蓝色的，透明得像玻璃一样。小镇的海，我的黄海，是黄色的，古黄河在苏北滨海县注入大海，携带稠稠的泥沙，把茫茫苍苍的海水变成了黄色。

小镇的海滩大都是成片的淤泥，深的约五六米，其间海湾里也有沙滩，细白的沙子，间有砾石、贝壳、碎玻璃等粗碎屑。

没有不息的浪不会叫大海，没有扑岸的涛声不会有大海。

小镇的黄海分成南北两部分。小镇的北边是北黄海，南边的是南黄海。黄海以北中央略偏东处，有一处狭长的水下洼地（亦称黄海槽），深度自南向北逐渐变浅。洼地东面地势较陡，西面较平缓。北黄海海底，分布着大片呈东北走向的潮流脊，这是由于此处潮差

大、潮流急，致使海底沙滩在潮流冲刷下形成与潮流平行的“潮流脊”。南黄海两侧，分布有宽广的水下阶地。西侧比较完整，东侧受到切割，分布的深度不一致。海底还发育着大型潮流脊群，这是在古黄河和古长江复合三角洲的基础上，经潮流的长期冲刷塑造而成的。经过小镇的苏北沿岸潮流脊群南北长约 200 公里，东西宽约 90 公里，由 70 多个大小沙体组成。

北部风浪多，南部涌浪多。从九月到来年四月，北部多西北浪或北浪，南部常出现北浪。六月到八月，北部一波接一波的东南浪或南浪撞向岸边，南部的南浪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浪赶一浪呜呜地号叫着。风浪秋冬两季让人心惊悸，浪高能达到 2 ~ 6 米；当滚滚的大寒潮过来时，惊心动魄，浪高飞达 3 ~ 8 米。春、夏季风浪柔情了不小，一般为 0.4 ~ 1.2 米。我见过台风过境，大海像一锅沸沸扬扬的开水，波澜翻腾如龙，浪花暴跳如雷，浪高有 6 ~ 8 米多，似乎要冲上小镇，毁灭世界，我简直忧心忡忡地不敢去看。小镇的涌浪，夏、秋季大于冬季，浪高一般多为 0.1 ~ 1.2 米，遭台风侵袭时，能出现 2 ~ 6 米的涌浪。

黄海的生物区属于北太平洋暖温带。

小镇前边是海州湾渔场，游泳动物中的鱼有 300 多种。主要经济鱼类是小黄鱼、带鱼、鲈鱼、鲅鱼、黄姑鱼、鳎鱼、太平洋鲱鱼、鲳鱼、鳕鱼等。还有金乌贼、枪乌贼等头足类和鲸类中的小须鲸、长须鲸和虎鲸。浮游生物，以温带种占优势。一年内大量出现是春、秋季两次高峰。最主要的浮游生物是中国毛虾、太平洋磷虾和海蜇等。在黄海沿岸浅水区，底栖动物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主要是广温性低盐种。在黄海冷水团所在的深水区内，以北方真蛇尾为主的北温带冷水种群落所盘踞。底栖动物可供食用的种类，最重要的是软体动物和甲壳类。经济贝类主要有牡蛎、贻贝、蚶、蛤、扇贝和鲍等。经济虾、蟹资源有对虾（中国对虾）、鹰爪虾、新对虾、褐

虾和三疣梭子蟹。棘皮动物刺参也很多。黄海的底栖植物可划分为东、西两部分，也以暖温带种为主。西部冬、春季出现个别亚寒带优势种；夏、秋季还出现一些热带性优势种。底栖植物资源主要是海带、紫菜和石花菜等。

每每站在海边，大海带给小镇的生命让我感动，带给的自由让我挣脱了现实生活的层叠捆绑，一下置身于几百年、几千年前的现场，看到滔滔已逝的时间长流之上的万千生命。

父亲与小镇成了拆不开的影子

我的父亲就是小镇。

也许，没有我的父亲就没有小镇。小镇与我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像每一根毛细血管紧紧依附在人的身上，没有法子剥离开。父亲刚到小镇上，小镇还没有一个真实的名字，这里没有港口，没有青石板马路，没有一座座建筑和街巷。父亲只是看到小镇周围光秃秃的高山和面前一片浑浊的大海，沙滩上乌七八糟，有死鱼烂虾散发着的腥臭味。海水泼湿了父亲的脚，让他留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成了现在的小镇。

小镇 30 里外有一个山湾，今天叫朝阳乡西山村，这是父亲的出生地，也就是我的老家。父亲 16 岁时，他父亲病了，据说患的是痲病，那个时代说起这个病还了得啊，谈虎色变，得上身了只能眼睁睁地等着死。父亲的父亲依照高人指点，吃了不少铁矿渣，病没有治好，人死了。当时父亲的父亲只有 36 岁。父亲成了一家扛“大梁”的人，他或许听到了海的唤声，担着一张席子、两床破棉被，带着母亲和三个妹妹、一个弟弟离开家乡，来到海边小镇。

父亲年纪还小，弱小的他和母亲支撑不起一个家，就把两个大妹妹送人家做童养媳、一个小妹卖了人家。父亲背着四岁的小妹到十几里外的墟沟，小妹好像知道自己要被卖给人家，哭哭啼啼不愿离开哥哥。我父亲放下小妹，湿着眼睛说：“哥哥不离开，去买糖球

给你吃。”

小妹转啼为笑时，父亲偷偷地跑了。

父亲是苦难的，小镇是苦难的，大海知道这一点。

大海是苦难的缔造者，也是破解苦难的钥匙。苦难就像刀子，握住刀柄就可以为人类服务，拿住刀刃就会割破手。

人生和城池离不开苦难。

有这么一个故事可以启示人的心智：一个小孩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个蛹，他把蛹捡回了家，想看看蛹如何羽化成一只美丽的大蝴蝶。他耐心地等待着。没过几天，蛹上裂开了一道小缝，蝴蝶在里面挣扎了好几个小时，却一直出不来，身体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。小男孩看着，心里不忍，便想助它一臂之力，拿来一把剪刀，剪开了蛹，使蝴蝶破蛹而出。然而，这只蝴蝶身体臃肿，翅膀干瘦无力，根本飞不起来，小男孩的希望落空了。没过多久，那只蝴蝶死了。

蝴蝶为什么会死去？因为它失去了成长必需的过程。蝴蝶的成长，必须经过在蛹中痛苦地挣扎，直至双翅健壮才破蛹而出、获得新生。

大海给了小镇如山般的高度，在苦难中实现自我。

大海过滤了父亲的苦难，活着，就会翻盘。

苦难是白昼来临前的黑夜，终究会过去的。贫瘠的苦难一过去，小镇破蛹而出、获得新生，海边有了小码头，山坡上有了一栋栋房屋：果城里、十三道房、上海大旅社等等。

父亲从山涧里挑来石头，在山坡上垒出一个窄小的遮风挡雨的家。

高耸的火车站大楼向着大海，是港口的标志，是小镇的标志，更是大海的标志。

火车站大楼上有父亲挑来的砖，它是用父亲挑来的砖头盖起来

的。父亲没有想到，自己盖的大楼会成为囚禁自己的水牢。日本人把父亲关在火车站大楼地下室的水牢里，准备送往满洲做劳工。去满洲的火车就要启动了，父亲的母亲在火车站大楼里撒着玻璃碴的地上双膝着地跪了一天，泪水流成了河，恳求日本人开恩，放了她的儿子，给一条活路。火车喷吐着白雾，狠心地抛下昏厥过去的母亲，带着我父亲向寒风肃杀的远方奔去。

纯粹是阴差阳错，突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半途中，父亲被赶下火车，又回到小镇。

父亲乍进小镇，既陌生又亲切，似乎离开这里有了一千年似的。有了妻子后的父亲，苦难还是与他相伴相随。

国民党军队抓壮丁，父亲与一群青壮年躲藏到码头上废弃的皮带机坑道里。我母亲给他送饭，坑道里的铁梯子又高又陡，母亲不小心跌了下去，受了重伤……

父亲怎能忘怀母亲，怎能忘却她为他经历过的一件件苦难呀！

苦难让人柔韧。

苦难使小镇沧桑。

苦难令大海热爱万类生命。

父亲破蛹而出、获得新生。他把小镇上最美丽的风景送给了母亲。

大年除夕，天将要黑的时候，家家户户贴年画、贴春联。我家没买年画，房里缺了不少喜庆的氛围。父亲在房里上上下下一看，笑道：“这好办。”他拿起镰刀、扁担和绳子上山去。我和家人都纳闷，父亲这时候上山干吗，去拾草？家里又不缺柴火。时间不长，父亲担着落了叶子长满红果的藤萝回来了，他别出心裁地把它巧妙地布置在房厅墙壁上，新颖、别致，像一幅山水画，耐人寻味。邻里大人小孩都跑来看后，说漂亮，为父亲的想象力感到惊奇。父亲兴奋地说：“这是送给孩子妈的新年礼物。”

父亲在小镇最高的山坡上修建了三间瓦房，凭窗看海。这是父亲自己劈石挑土盖起来的。父亲说：“我不能亏欠了孩子妈，一定要给她住上能看到海上日出的新瓦房。”

父亲与母亲成了拆不开的影子。

父亲与小镇成了拆不开的影子。

有母亲，才有父亲；有父亲，才有小镇。我是这样认为的，也是这样感觉的。

女人芬芳

也许，母亲见过玉兰花开放，并且采摘过，感动地嗅过它的芬芳，但她一点儿都不知道它叫玉兰花。

玉兰花的姿态和容貌高雅得像是天上飘浮的一朵朵白云，与一个不识字、经常穿着打补丁衣服的母亲原本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，只因它如同雪一样洁白无瑕、晶莹剔透、粉妆玉琢，与梔子花一模一样的缘故才联系到一起。

母亲喜爱梔子花。我们小镇上几乎家家都有梔子树，我家院子里有一株蓬蓬勃勃、欣欣向荣的梔子树，我还没有见过比我家大的梔子树。每到五月，开放的一朵朵碗口大的花儿，像白雪披挂满树上，遮得看不到绿叶，闹得院里院外香气弥漫，蜜蜂翩飞，大人小孩欢声笑语，走路劲抖抖的。

我们兄弟三人，没有姐妹，一家五口人，只有母亲一位女性，我们像巴望春节快快来到一样地盼望梔子花早早开放。梔子树一结上青嫩嫩的蓓萼，就成了母亲的心事，她最忙碌、最累、最烦心，每天还都留心着花蓓萼长的大小，看是不是露出一丝白色，鼻子贴在上面，嗅嗅是不是有了香味。母亲常常嗅着花蓓萼，说，有香味了，花要开了。我们只是笑，一丁点儿青蓓萼，怎会有香味呢？

母亲头上插的第一朵梔子花不是我们家的，是在街上买的。海边山坳里的人家的梔子花开得早，是海的温润，是宁静的滋养。母